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454 (Resumption 2)
9 November 1993

CHINESE

第三四五四次会议(复会二)临时逐字记录

1994年11月9日星期三,下午3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奥尔布赖特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成员国:	阿根廷	佩莱斯先生
巴西	萨登伯格先生
中国	何亚非先生
捷克共和国	库凡达先生
吉布提	奥拉海耶先生
法国	默里梅先生
新西兰	基亭先生
尼日利亚	艾瓦赫先生
阿曼	胡塞比先生
巴基斯坦	马克先生
俄罗斯联邦	菲多托夫先生
卢旺达	巴库拉姆特萨先生
西班牙	亚涅斯-巴尔诺沃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戴维·汉内爵士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在本记录印发日期后的一个星期内送交逐字记录科科长(C-178)。

下午3时55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苏丹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伊德里斯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女士,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本月的安理会主席。我还要通过你对上个月的主席表示感谢,他在担任主席期间机智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在社会主义阵营跨台后,我们注意到国际上发生了激剧变化。但是,这也导致在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一些消极事态,如波斯尼亚人民遭受的残暴的不公正待遇、持续的压迫和悲剧的苦难。这是一场包含种族和文化因素的极其严重的冲突,我们注意到,冲突的表现形式是对欧洲大陆伊斯兰的存在发起残暴的攻击。这一冲突起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造成了施行“种族清洗”暴行等后果。

在所谓的前南斯拉夫及其邻国,波斯尼亚塞族违反了所有人道主义法,甚至侵犯了波斯尼亚人民的生命权。他们在这样做时,没有丝毫内疚。由于在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错误意图,联合国保护部队授权的苍白无力和安理会缺乏行动的能力,这一切是在国际社会及其区域和国际组织的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这说明了在不平等的国际新秩序中采用的双重标准。

对国际社会来说,分阶段解决波斯尼亚问题的论据已成幻想。只要塞族具有军事优势,获得前南斯拉夫所拥有的先进武器,而波斯尼亚人缺乏能进行自卫和保卫其领土、其财产和尊严的手段,就不可能达成一项解决办法。

苏丹人民非常悲伤和严重关切地注视坚定不移的波斯尼亚人民怎么样面临这个问题的^{发展},它包括种族和文化方面。在国际社会似乎无法保护受害者不遭受塞族人可怕的侵略的时候,我们要强调我们支持处于这一悲剧中的波斯尼亚人民并阐明以下事实:

首先,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主权会员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有权享有《联

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所有权利,尤其是第五十一条中所述的权利。该条规定每个国家拥有自卫的固有权利。

第二,苏丹认为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国的侵略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同样,我们认为其他国家用武力获取领土是不可接受的。从这一点出发,苏丹人民强烈谴责波斯尼亚塞族没有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苏丹人民和政府借此机会赞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接受了国际社会批准的和平计划。我们欢迎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采取措施,以建立波斯尼亚联邦。我们还要呼吁立即解除对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这座英勇城市的围困。

这场人类悲剧持续了多年,安全理事会有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决议也未能得到执行,这种不幸的情况是由于塞族民兵拥有的军事优势和他们从前南斯拉夫得到的支持造成的。只有通过纠正武器方面的不平衡才能解决这一情况。塞族民兵拥有巨大的军火库,包括各种高技术武器,而波斯尼亚人却没有进行自卫,捍卫其特性和领土所必须的武器。

苏丹呼吁恢复平衡,要求安理会解除对波斯尼亚国家的武器禁运。苏丹代表团在要求安理会解除禁运时坚信,通过这一决议将对这个问题产生积极的影响。其影响概括如下:

首先,由于和平进程进展缓慢,目前它仍然处于初期阶段,如果能够使在座的人认识到他们不可能通过武力,而是必须通过谈判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那么这一进程将变得更加有效。这样他们会更愿意进行对话,以确保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冲突。

第二,恢复双方之间适当的平衡将被运送许多人需要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药物和其他保健物品打开大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首要义务是确保所有人有足够的粮食。应该是它能够与国际社会为此进行合作。

第三,恢复武器方面的平衡将导致敌对行动的降级和终止。毫无防卫能力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然后便可得到他们政府的保护,他们不再受民兵

尤其是针对青年人和老人的野蛮行径的摆布。

正如1994年11月发表的有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权状况的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显然波斯尼亚各方之间在武器方面的质上和量上的不平衡是侵犯人权行为重新抬头的主要原因。

第四,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执行的武器禁运将证明,有必要加强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使它不致继续处于被动和中立。联保部队的被动和中立助长了持续不断地侵犯人权行为。

由于上述原因,苏丹与其他国家一道紧迫呼吁解除对坚定不移的波斯尼亚人民和政府实行的武器禁运。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苏丹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突尼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卜杜拉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请允许我对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表示衷心的祝贺。我们相信,在你的领导下,安理会的工作将取得成功。

我们还要感谢你的前任、联合王国汉内大使主持上月份安理会工作的方式。

安全理事会今天再次审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至今三年来,在实地和这个机构里这一情况一直不断恶化。我们极为关切国际社会所作的许多努力都失败了,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所作的努力,尽管它往往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但是由于缺乏确保遵守他自己决议的政治意愿而陷于瘫痪。

的确,我们今天有权要问:除了解除武器禁运外,安理会是否真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正开始使人们对这个机构的信誉产生怀疑。

由于正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继续的敌对行动、工人侵犯“安全区”的行为、有计划地推行“种族清洗”的政策、阻碍联合国观察团及继续拒绝和平计划的行动,实现持久与和平解决的机会正变得日益微小。我们正要求安全理事会充分发挥其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保障者的作用,以确保塞族部队撤出以武力夺取的领土并

把它们归还其合法的所有者。然而，我们还要求它重新考虑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执行第713(1991)号决议的规定。实际上，我们无法理解一种根据安理会的意志解除波斯尼亚人民的武装而同时又阻止他们得到安理会的保护。

我们仍然确信，目前的倡议绝不会使局势复杂化，而会产生使波斯尼亚塞族人认真进行和平谈判并停止利用公然和在道德上无法接受的军事不平衡状况的利己效果。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所合法重新确立的自卫权利，将在政治上帮助促进接触小组使塞族一方懂得需要接受和平计划的任务。它还将帮助地面上的联保部队，尤其是在其执行保护援助一无所有和手无寸铁的流离失所者的人道主义救援队的任务时。我需要指出，这一工作现正受到塞族人骚扰的妨碍，他们正把国际人道主义和医疗援助用于武装民兵。

最后，让波斯尼亚政府的军队合法地掌握捍卫自己的手段，将是一个可动阻塞族人继续其“种族清洗”政策的积极因素。

至少可以说，把波斯尼亚军队在某些被占领地区进行的纯防御性行动看成是侵略行为，而无视塞族军队和民兵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70%的领土并同时剥夺受害者面对侵略者捍卫自己的固有权利，这是很奇怪的。

现在发生的情况，仅仅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面对波斯尼亚塞族人拒绝执行国际社会主张的解决办法情况下行使其收回其领土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安理会现在应当面对这一悲剧而承担起自己充分的责任。至关重要的是它的信誉和权威，而塞族人正顽固地试图以无视《宪章》和国际法的原则来加以破坏。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突尼斯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罗马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戈里策先生(罗马尼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允许我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你得到人们一致承认的个人能力促请安理会工作取得成功。我还要感谢联合王国的戴维·汉内大使履行其作为安理会10月份主席所负职责

的方式。

两年多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冲突一直是国际社会的优先关注之一。最近于1994年11月3日,大会通过了题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第49/10号决议。在该决议通过之前进行的辩论揭示了对局势的极端严重性、紧迫性和复杂性,以及取得和平解决道路上的各种困难。

罗马尼亚代表团虽然同意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长期尤其是危险持续的战争状态的深切关注,并由于决定60个其他代表团尤其对有关取消对武器运输的禁运的执行部分第22段范围的同样态度的原因,在对决议草案A/49/L.14/Rev.1进行表决时弃权。

罗马尼亚作为前南斯拉夫的一个邻国,一直--包括至1991年12月前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时--表示并采取行动赞成只能政治解决有关南斯拉夫危机的一般问题尤其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冲突。我们坚决谴责所有“种族清洗”的行为以及既成事实的政策。我国在执行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实行的制裁体制时所真心作出的经济牺牲,是人所共知的。我们正尽全力利用我们同从前南斯拉夫所产生的所有国家的良好关系,鼓励并实现在各方参加以及所有致力于促进该进程者的共同贡献情况下的政治解决。此外,罗马尼亚一直支持接触小组的计划,认为它是解决波斯尼亚冲突的唯一现实和务实的基础。

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我们面临着一种选择:是迅速使旨在实现政治解决的进程解冻,还是等着对抗和紧张局势恶化的危险。必须尽一切努力来结束这场战争并缓解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紧张局势。我们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斗加剧十分关注。我们呼吁各方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只要波斯尼亚塞族人继续拒绝接触小组提出的计划,就不会有任何会谈或政治谈判。

制裁制度是争取和平解决南斯拉夫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安全理事会最近在第942(1994)号决议中,决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塞族人拒绝和平计划之后加强对它们的制裁。同时,安理会根据第943(1994)号决议决定停止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

的制裁。我们欢迎1994年11月3日的文件S/1994/1246中所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席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的表示,即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

“信守承诺,关闭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黑山)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境内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控制地区的边界”。(S/1994/1246,第3段)

我们同意很多代表团的观点,它们在大会全体会议及安理会最近的辩论中强调联合国保护部队的存在对保障继续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何等重要。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冲突和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的各项决定和行动还导致了在涉及具有更普遍性质的问题方面的重要行动,诸如实际授权以及执行维和行动,或者是尤其重要的执行《联合国宪章》第50条各条款的问题,以便解决各国由于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制裁措施的执行所遭受的各种经济困难。

从现在到1995年3月31日不应被认为是任何形式的喘息阶段,这个日期是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目前任期获得延长的最后期限。正如我们在大会全会辩论时也曾强调指出过的,直接有关各方以及那些被要求对和平解决做出贡献的国家都必须尽一切努力确定和建立一种全面性步骤,以使各种观点汇集在一起;这些观点的目的是使波斯尼亚塞族人接受接触小组提出的领土解决方案并三方回到谈判桌前。在同样背景下,我们应探讨根据安全理事会第943(1994)号决议所发起的平行进程,其目的是实现逐渐解除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制裁。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强调那些能使各方聚集到一起的因素都要重要,从而为那些表现出真正和积极政治意愿的人提供鼓励,以便确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方之间和平与政治解决的逻辑占据上风。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罗马尼亚代表对我讲的客套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加拿大代表。我请他在安理厅议席就座并开始发言。

卡尔施加特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大会于上星期四曾就一项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决议草案进行了辩论。加拿大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投了弃权票,尽管我们对该决议草案的主要内容是支持的。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决议草案案文要求免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与共和国政府受到的武器禁运的制约。

我们认为,解除武器禁运不是一种可接受的暗示方法。然而,我国政府并不愿看到现存状况继续下去。

加拿大充分支持接触小组和目前正获得势头的多轨道和平进程所作出的努力。波斯尼亚—克罗地亚联邦以及在波斯尼亚中部的停火是通过和平手段所能够取得的成就的范例。我们认为接触小组的方案为公平和持久解决波斯尼亚冲突提供了基础。因此,我们的侧重点必须继续放在使波斯尼亚塞族人确信接受这一方案和地图的作法的益处。

最近的一些迹象表明这些努力正产生效果。我们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政府作出的关闭与波斯尼亚塞族人边境并允许直接监督的决定感到喜悦。

六位加拿大监督人员于上星期五加入了关于前南斯拉夫国际会议(前南国际会议)特派团,另有九人不久将到达。安全理事会接受了11月2日的报告,从而核实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政府将继续奉行其承诺。我们敦促米洛塞维茨总统采取一切可能措施制止走私,因为它正削弱关闭边境的有效性。

解除对波斯尼亚政府的武器禁运并不会使我们更加接近找到一项解决方案。允许更多和更加重型的武器进入波斯尼亚会加强冲突并使其升级。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会成为不可能的事,并且冲突得到谈判与和平解决所面对的前景也会被大大削弱。

加拿大认识到有许多条件使得除解除武器禁运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但这会成为最后一步,而我们目前尚未达到这一地步。鉴于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的任期和力量结构,“解除并留下来”对联保部队不是一项可接受的或现实的选择。

联保部队中的维和人员只有在被认为是公正并得到冲突各方的赞同的情况下才能执行其使命。解除武器禁运会危及这两项条件。如果武器禁运得到解除,加拿大除将部队从联保部队撤出外没有别的选择。

(以法语发言)

我们对最近实地的军事方面的进展以及报道所讲的武器禁运正在被逃避的情况表示关注。任何一方也不应认为,它在战场上比在谈判桌上所已经获得的要得到更多。

我们必须制止波斯尼亚冲突正在造成的巨大痛苦和毁坏。解除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不会使我们更加接近于这一目标。相反,我们必须继续共同努力,以增进和平进程,因为这是我们获得持续解决方案的最好机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的是保加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厅一席就座并开始发言。

帕绍夫斯基先生(保加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允许我就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向你表达我们诚挚的祝贺。同时,我们将你的前任所作出的卓越工作表示我们的感谢。

显而易见,为实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的迅速、公正与和平解决,必须采取果断步骤立即结束正在持续的敌对行动。冲突各方应作出必要妥协。保加利亚继续支持国际社会在此方面的各项努力。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争揭示了许多重要和复杂问题。保加利亚认为种族清洗这种令人憎恶的作法是不能接受的,并认为它将构成一种具有不可预见的后果的先例,不仅对在前南斯拉夫领土上诞生的新国家是这样,对整个巴尔干也是如此。此外,我们认为与冲突区域接壤的所有国家的行为应有助于冲突得到解决。根据我国的历史经验,我们曾要求所有巴尔干国家不使用军事力量参与在前南斯拉夫的任何敌对行动。对我们来讲,我们甚至进一步宣布,我们将不在前南斯拉夫领土上介入

任何形式的军事活动。为此,我们还声明,我们反对在该地区组成任何轴心,因为我们认为这是过去的一种作法。

保加利亚还感到关切的是,这场冲突有可能蔓延到该地区的其他地方或其他国家,特别是向东南方向蔓延。那里的和平还很脆弱,因此我们支持充分采取预防性外交手段。

考虑到我国的原则立场是支持一切旨在寻求解决这一冲突的国际努力,保加利亚欢迎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联盟、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为此目的进行的合作。我们赞成联合国主持下的维持和平部队的重要性和作用。同时,关于联合国保护部队组成问题的决定应该考虑到该地区未来稳定的前景,以便避免造成一种增加猜疑互相提出要求的环境。

保加利亚已经宣布支持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我们认为在寻求和平解决这一冲突方面,这是一个很好的妥协基础。我们再次呼吁波斯尼亚塞族接受接触小组的建议,这将为恢复该地区的和平开辟前景,并将有助于巴尔干国家逐渐溶入欧洲的各种进程和组织。

同时,保加利亚继续希望接触小组的成员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将会仔细考虑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武器禁运的正反两方面意见。新武器的流入可能导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敌对行动的升级,并使其蔓延到其他邻国的领土上。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们对大会第49/10号决议投了弃权票。

最后,我想再次重申,我国愿意促进国际社会在寻求持久与和平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保加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几内亚比绍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杜尔先生(几内亚比绍)(以法语发言):主席女士,我非常高兴的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我这样说,不仅仅是出于惯例。我相信,由于你个人十分丰富的经验和贵国非常重要的国际地位,你的工作将会取得确实的成效。你的前任熟练和热心的主持

了安理会的工作,也应该得到我们的祝贺。

我还想借此机会赞扬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所表现出的经历和采取的许多主动行动。例如,他的《和平纲领》是一种宝贵的源泉,激励人们维护和加强国际和平。《和平纲领》所提倡的预防性外交是一种应该得到整个国际社会支持的机制。

几内亚比绍政府向安全理事会成员国表示热烈的致意,他们的能力和人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在构成波斯尼亚人民正在其中挣扎的危险框架的许多问题中,有暴力、战争、对《联合国宪章》原则的蔑视、违反指导国际关系最基本的人权准则、屠杀数以千计的人员和破坏大量财产。英勇的波斯尼亚人民所遭受的极度痛苦不但没有削弱他们,反而使他们表现出力量、勇气、决心和很大的政治成熟性,这种成熟性已通过该国人民的责任心表现出来,他们体现了鼓励我们辩论的希望。

一个极其义愤的事件已对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犯下的暴行表示了持续的愤慨。国际社会不断表明其对屠杀手无寸铁、孤立无援的波斯尼亚人的深恶痛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悲剧对有关各方和整个国际社会来说是一大耻辱,这已不断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焦虑和严重关切。

关于目前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我们必须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来走上对话和理智的道路,以便维护该国和该地区的和平。为此目的,几内亚比绍积极参与寻求解决这些困扰国际社会的问题,将不遗余力的寻求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规模相称合适解决方案。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必须做出努力,以便帮助手无寸铁的人民并且挽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种悲剧性的局势。

我们坚信到处都可能建立和平,这信念加强了我们的解决这一正在发生的冲突的决心。因此,几内亚比绍赞成任何可能有利于迅速执行结束塞族僵硬态度的措施的建议。

同其他国家一样,几内亚比绍感到深为关切的是,正在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共和国及其人民实行武装侵略和“种族清洗”的政策。应该做出一切努力来确保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得到实施,并且得到严格的遵守。应该在减少区域性冲突的情况下来看待我国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采取的行动。波斯尼亚人民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现在已被视为不能拒绝的要求。因此,我们支持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提交讨论的决议草案,我们感谢美国所做的工作。我们还要感谢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尽管该计划已遭到塞族的拒绝。我们支持取消武器禁运,如果必要,我们支持为此目的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几内亚比绍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拉脱维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鲍马尼斯先生(拉脱维亚)(以英语发言): 拉脱维亚谴责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国内的大规模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行径,这种行径若干年来使国际社会深感不安,并仍在继续。我们欢迎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以及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办事处)在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济方面所进行的努力,并意识到它们在这方面作出了牺牲。

拉脱维亚支持通过大会第49/10号决议,其中的条款包括鼓励安全理事会进行所有适当的考虑,并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免于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所规定的武器禁运。与此同时,我们促请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遵守适当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并与联保部队充分合作,以执行该部队的任务。

拉脱维亚的立场是以《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为基础,该条庄严载入了进行单独或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具有明确的合法权利来保护其人民和领土不受武装侵犯。

除了坚持这一观点之外,拉脱维亚还信奉一个道义上的信念,这就是,必须给一个受到包围的小的兄弟国家机会来捍卫其自己,在国际努力未能导致和平解决冲突的时候尤其如此。各小国必须注意是否允许当前适用的武器禁运变成一个先例。

关于如果采取一项对所有当事方一视同仁的政策,便将导致通过谈判达成解决

的希望没有成为现实。没有足够的推动因素来使所有方面通过外交手段达成解决冲突的办法。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尽管可以按照《宪章》第五十一条提出有牢固依据的合法要求,但仍然非常合作地寻求从法律上取消武器禁运,并同意把其有效实行推迟多达六个月,或有安全理事会作进一步推迟。我们认为,这样一项安排将紧迫地促使所有方面尽量采用所有可以得到的外交补救手段,并增加通过谈判结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国内冲突的可能性。

主席(以英语发言): 下一个发言人是伊斯兰会议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恩京·艾哈迈德·安赛义先生阁下,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请他发言的。我请安赛义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安赛义先生(伊斯兰会议组织)(以英语发言): 主席女士,我首先最热烈地祝贺你就任安理会主席。我确信,你的经验和众所周知的专业才干将大大有助于推动安理会的工作。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你的前任,联合王国的常驻代表,他在10月份能干地领导了安理会的工作。

昨天,巴基斯坦常驻代表以伊斯兰国家集团和伊斯兰会议组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接触小组主席的身分雄辩地介绍了伊斯兰会议组织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因此,我的发言将是简短的。

伊斯兰会议组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接触小组于两天前开会,并除其他外决定,建议伊斯兰国家集团全体发表一项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最近局势的声明。

应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哈密德·阿尔加比德先生的请求,我现在宣读昨天在这方面发表的声明。该声明如下:

“伊斯兰会议组织各成员国于1994年11月7日在纽约举行了一次会议,以审查在塞族方面不断拒绝所提议的五国和平计划之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

国内的不不断恶化的局势,这次会议特别是鉴于大会于1994年11月3日通过的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局势的决议而举行的。

“伊斯兰会议组织各成员国重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主权和统一。在这方面,它们表示对这一事实感到吃惊:继续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实行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所规定的武器禁运,从而蔑视该国政府在《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下的固有的自卫权利。

“伊斯兰会议组织各成员国根据五国和平计划的规定重申,它们呼吁取消不公正地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实行的武器禁运,并赞成地注意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总统,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先生阁下于1994年9月27日在大会的讲话,包括其中提议的折衷办法,并注意到他呼吁国际社会成员在五国接触小组成员不接受折衷提案时作出单方面的反应。它们充分支持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中为达到这个目标所进行的努力。

“伊斯兰会议组织各成员国表示,如果任何部队提供国决定单方面撤军,它们乐于为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提供部队。它们强调,必须加强对联保部队的授权以使其充分执行其任务,并重申,它们呼吁根据五国和平计划第六条的规定以及1994年2月9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发表的公报的第4段有力地保护并扩大安全理事会第824(1993)和836(1993)号决议所规定的安全区。

“伊斯兰会议组织各成员国强调,必须加强联保部队在缔造和平方面的授权,以便更为有效地抵制塞族人正在进行的侵略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且支持有关的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执行。它们表示确信,这种加强授权的措施,同时伴以改进波斯尼亚军队的武装,使其能够至少承担一部分运送人道主义物质的责任,将使联保部队能够继续有效地进行所有的人道主义努力。

“在这方面,伊斯兰会议组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接触小组的外交部长们将继续处理此案。”

正如我们众所周知的那样,在对前南斯拉夫实行武器禁运的时候,波斯尼亚—黑

塞哥维那共和国还没有诞生,而这种禁运在今天的后果是剥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行使其在《宪章》第五十一条下的固有的自卫权利。因此,伊斯兰会议组织长期以来认为,第713(1991)号决议中关于武器禁运的第6段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是不适用的,也不可能合法地适用。换言之,在通过第713(1991)号决议的时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作为一个会员国还不存在,毫无疑问,在通过该决议时是无法预见到今天的情况的。

因此,安全理事会如果认为,在当前的局势中,应该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实行武器禁运,那么,安理会就应该通过一项没有先例的,以具体国家为目标的决议。否则,正如伊斯兰会议组织外交部长们在其最近的公报中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只能得出无法正确地适用第713(1991)号决议第6段的结论。

在结束发言的时候,伊斯兰会议组织要再一次重申它坚持不懈地支持波斯尼亚人民反对侵略、种族灭绝和“种族-宗教清洗”而进行的正义斗争。伊斯兰会议组织完全支持波斯尼亚政府关于和平解决冲突各项原则的建设性立场。除非所有有关各方向我在安理会前几次会议期间所指出的那样都承认波斯尼亚人民的合法要求,和平在整个巴尔干地区将依然是琢磨不定的。因此,该地区以及整个世界的安全将继续处于危险之中。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安赛义先生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泰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比纹颂干先生(泰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请允许我首先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并通过你祝贺你的前任联合王国常驻代表成功地主持了安理会10月份的工作。

泰国一直在十分关切地注视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境内的悲剧性局势。由于在“种族清洗”的幌子下进行的战争暴行而大规模违反人权的行为以及继续对联合国人道主义行动进行阻挠的行为--这些都是国际社会所厌恶和不能接受的。我们也对《联合国宪章》以及和平处理国际关系各项原则不断遭到肆意违反的

情况感到关切。自1991年以来,安全理事会已通过了有关前南斯拉夫的60多项决议,但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各项原则的现象继续有增无减。

我国一向与其他一些国家一起支持并维护在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不侵略、不使用武力和不以武装侵略夺取领土的各项原则。我国代表团认为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在内的侵略的受害者应有进行自卫的合法权利,这是《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载明的原则。他们也应该能够在争取自决的斗争中以及反对武装侵略的斗争中指望得到国际支持。本着这种精神,泰国一贯支持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各项决议,其中包括最近于11月3日通过的大会第49/10号决议,其中特别鼓励安理会

“不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联邦政府使用最初根据安全理事会1991年9月25日第713(1991)号决议实行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禁运”。(第49/10号决议,第22段)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局势已经使东南亚联盟各成员国感到极为关切,并仍然是东盟部长级会议议程的最优先项目之一。在今年7月于曼谷举行的最近的一次此种会议期间,东盟各国外交部长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公报如下:

“各国外交部长表示他们支持由联合国、欧洲联盟、美国和俄罗斯联邦组成的联络小组所提出的最新的和平建议,该建议强调要维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国作为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的单一国家的统一和完整。他们吁请有关各方都支持这项和平建议。他们也要求鉴于塞族人拒不接受和平建议的情况而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

根据东盟各国外交部长所提出的上述原则,泰国代表团希望和其他各国代表团一起促请安全理事会考虑解除武器禁运并支持联合国大会绝大多数会员国在1994年11月3日通过的决议所载的其他建设性建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泰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奥尔埃耶先生(吉布提)(以英语发言):已经作出了众多的不诚恳的努力来通过

谈判结束波斯尼亚的战争,其达成的协议是公开的藐视安理会关于不鼓励侵略、保护指定的安全区、遵守停火限期等等的各项决议。但是作为他们贪得无厌的要夺取更多的经过“种族清洗”后的领土,波斯尼亚塞族人只不过是找到了新的办法来延长这场战争,他们或许是在期待--而波斯尼亚的事件的确支持了这种期待--他们可能指望得到更多的让步。不幸的是,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行事而太不顾到其他各方可能采取的行动。

联络小组以51%和49%的比例划分的建议遭到公然拒绝,这进一步使舆论不利于波斯尼亚塞族人,使许多谋求结束这场冲突的人的态度更为强硬。同样,他已减弱了某些对他们同情的人的立场。这种拒绝接受的态度也使南斯拉夫在面临联合国加强实行某些制裁的情况下面对着一些难以作出的选择,从而没有多少可供选择而只能对波斯尼亚塞族人实行和加强它本身的禁运。

尽管国际会议南斯拉夫特派团关于关闭边界措施的最后一份报告的结论是南斯拉夫正在继续兑现它的承诺,对于这一结论我们仍然暂时不作判断,但报告或许表明向波斯尼亚塞族人重新提供物品将比以前要困难得多。今年大会通过的要求安全理事会解除适用于波斯尼亚政府的武器禁运的另一项决议,即比去年通过的更为强硬的决议,已经施加了压力。

由于波斯尼亚塞族人拒不接受联络小组的建议,我们有了一份由联络小组以成员国提出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也要求解除适用于包括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人在内的波斯尼亚政府的武器禁运。这些措施加在一起,明确地反映了国际舆论反对波斯尼亚塞族人顽固不化的拒绝接受一项看来极为公正的解决办法。

此外,国际舆论由于波斯尼亚境内的事件的对抗格局而变得强硬起来。指定的安全区依然是几乎不宜人类居住的贫民窟,他们实际上无法做到任何形式的自给自足。与日益减少的供应的威胁可以相比的情况只是不断的炮轰的狙击手的枪火所造成的对生命的威胁。这种局势甚至在首都萨拉热窝也普遍存在,在那里,安全、自由通行和物品供应已经降到了最低限度,而塞族人威胁重新炮击该城市以又一次成为

现实。随着冬季即将到来,随意关闭机场和拦塞通道,未来的前景实在是十分艰难的。

但是,除了要求解除适用于波斯尼亚政府的武器禁运并警告要加强对南斯拉夫的制裁的各项决议之外,并没有直接对波斯尼亚塞族人采取多少行动。鉴于这种情况,可以理解的是,波斯尼亚政府应该不追求事态发展的速度也不对他人的语言和行动抱有幻想,而应该努力作出一种更为直接的影响。这样做的结果是广泛的改善塞族人通过长达31个月的战争所强加给他们的军事不平衡情况。十分奇怪的是,这种情况开始出现在比哈齐的安全区内并已经有所扩大。普遍报有的塞族人不可战胜的这种观念已经在缺乏供应品这种古老的军事均衡手段面前逐渐消失,而这是波斯尼亚人在整个冲突期间所面临的一种局势。塞族人单方面决定事件发展的速度和方向的能力已经降低,这就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强行实施真正解决办法的一种真正的机会。

明显的是,通过赤裸裸的侵略和枪杆子获得全面胜利似乎已经不可能。安理会可以促进这个现实,因此,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是向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所建议的那样取消对波斯尼亚政府的武器禁运,虽然有人担心,面对波斯尼亚的进攻现在采取这个步骤会引起塞族人恐慌并且激怒他们,但是我国代表团疯狂和无法预见的行为是塞族人使仲裁者恐慌的一贯作法,尽管如此这种作法的作用现在更小。作为一种谨慎的作法,我们支持秘书长的要求,继续计划,可能因此而必要的,有持续和安全地部署联保人员。

我国代表团愿强调的另一个步骤是以合理的迅速速度加快战争刑事法庭的工作。现在波斯尼亚的局势正处于变化中并且其结果难以预见,实际上可以惩罚危害人类的罪行;可能的违反者必须顾及到这一点。在这种案例中,仅仅由一个开庭的法庭发出一份逮捕证便一定会成为一种威慑。

其中规定颁布前6个月期限的这个决议草案给重新开始寻求和平解决的外交努力提供了充分的时间。最近事态表明塞族军队的逃兵越来越多,更多的人准备放下

武器以换取正常的生活。有迹象表明,逃离所谓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人增加并且士气减弱。至少在公众中,“妥协”成为流行的新词。某种形式的交易越来越被认为是唯一的出路。

如果我们现在加强波斯尼亚政府的力量,我们只会增加塞族人必须最终接受的现实感。因此必须从加速和平进程的更广泛的角度看待取消武装禁运。拖延和平进程一方的僵局、痛苦、沮丧和孤独无援的感觉最终会毁坏公正对待的根本基础并且损害可信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美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作为最后一位发言者,这次辩论表明对取消对波斯尼亚武器禁运的支持是广泛的,人们可以深刻地感到这一点。

正象几个参与联保部队国家的代表所指出的那样,取消禁运也的确会给联合国以及那些关心波斯尼亚人民的人带来某些困难和实际的问题。

不是秘密的是,我国政府认为结束战争需要采取有力的新措施。接触小组在7月份提出了一项得到安理会支持的领土解决办法。当时,接触小组一致认为如果只有一方拒绝接受这个计划,那么该方将为他的拒绝付出高昂的代价。自那时起,波斯尼亚政府接受了这个计划;波斯尼亚克多里亚人也这样作了;只有波斯尼亚塞族人拒绝了。

我国代表团提出了一项是今天辩论重点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履行接触小组的承诺。他将取消目前对波斯尼亚政府实行的武装禁运,如果波斯尼亚塞族人不在6个月内接受解决办法,该决议将在那时执行。

我国政府提交的决议草案提出了原则和实际问题;原则问题更容易解释。

无论如何,在公正或法律方面没有理由剥夺波斯尼亚政府保卫自己的权力。波斯尼亚没有进攻他的邻国,支持国际恐怖主义或另外滥用作为主权国家的职权。此外,波斯尼亚领导人致力于种族多样化的原则。的确,如果安理会没有在三年前对前南斯拉夫进行武器禁运,我怀疑他们现在会考虑对波斯尼亚进行武器禁运。

那么,什么是实际问题呢?

如果出现禁运已经取消,波斯尼亚塞族人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者进行报复或发动先发制人进攻的情况,怎么办?

如果出现对报复的担心时联保的提供国撤离的情况,怎么办?

如果发生暴力的聚增危害波斯尼亚各族人现在所依赖的生命线的情况,怎么办?

如果发生塞尔维亚和蒙蒂内格罗政府重新进入战争的情况,怎么办?

这些的确是难以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十分有理由地基于波斯尼亚塞族人的表现;反应所有成员希望看到联合国维持和平者不受伤害并且完成他们的任务。的确我国代表团和其他理事会成员一样感谢联保部队的人道主义工作。但是只有在波斯尼亚塞族人接受他们所摒弃的公正和有体面的和平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人道主义的目标。

但是出于恐怖的政策是没有前途的。谨慎必须不变成瘫痪。我们在市场大屠杀和对戈拉日德的进攻之后看到波斯尼亚塞族人只有在安理会采取超过言论的行动时才让步。

因此我们面前的真正问题是,安理会是否在很长时间以后将言论变成行动。因为只有大胆的行动才能提供结束这场战争所必须的压力。请允许我提醒安理会的同事,当我们团结起来并且决心大胆行动时,我们才有最好的时刻并且可以获得最大成功。

换言之,在波斯尼亚的最大风险是我们允许波斯尼亚塞族人指挥我们作某些事和不作某些事。如果我们屈服于他们的威胁,我们将削弱接触小组的可信性;我们将在已经接受解决的波斯尼亚各方播下玩事不恭的种子;我们将给波斯尼亚塞族人进一步的违法行为开绿灯。这不会减少联合国在波斯尼亚维持和平者的风险;不会使救援工作人员可以完成他们的任务;也不能缩短战争。相反,他将在更广泛的战场上引起更多和更剧烈的战争。

根据我们提交的决议,在6个月期间武器不得合法的运到波斯尼亚。在这段时间

内,我们可以通过更严格的制裁限制波斯尼亚塞族人进行战争的能力;通过有效地实行安全区和禁区限制他们的行动范围;通过巩固政府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联盟限制他们成功的前景;并且通过保持我们之间的团结限制他们的外交选择。此外,如果他们对接触小组提议的领土要求说“不行”,那么禁运的前景会给波斯尼亚塞族人说“可以”的重要的新理由。

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我们将萨拉热窝最后通牒的案例中那样大胆地行动,波斯尼亚塞族人谈论态度强硬的游戏,但他们最后还是照办了。这个历史必须指导我们今天的行动。

有人建议,取消武装禁运使联合国无法在波斯尼亚保持公正。但是公正在波斯尼亚情况下的含义是什么?当然,联合国救济人员应该向有需要的平民不论种族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当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必须公平地实施。当然,联合国维持者应该遵守他们的授权。但是公正并不要求安全理事会这样作,即我们平等地对待那些没有采取同样行动的人。

有些人谴责波斯尼亚最近对该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的进攻。我国政府对所有继续进行的战斗感到遗憾。但是,让我们不要混淆为收复在侵略中丧失领土而进行的进攻和侵略。让我们不要混淆已经宣布其对和平愿望的政府的行动和顽固进行战争的一派人的行动。波斯尼亚政府没有开始这场战争并且愿意结束它。波斯尼亚塞族人发动了这场战争并且决心延长它。这些区别是有意义的,应该在安理会的行动和态度中反应出来。

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可以选择同他们的同胞在和平中安全地生活。尽管有这场痛苦,但如果放下武器并把精力转向艰苦的重建工作,许多成就都可能实现。在当今时代,任何人都不会在痛苦的孤立中找到安慰或象样的生活。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有充分理由接受和平,但是他们的领导人却拒绝接受和平。如果我们不改变方法,他们的态度就不会改变。

我们在波斯尼亚所面临的各种选择都具有风险。我们的选择并非完美无缺。我

们可以满足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的要求,并通过这样做设法最大限度地减少眼前危险。我们也可以施加更大压力,努力结束这场战争。

我国政府决心使安理会采取坚定方针。这次辩论和大会上个星期的表决都表明,联合国广大会员国都支持解除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我也听取了许多安理会主要成员强烈反对自动解除武器禁运概念的意见。他们提出了难题,我希望我的发言对其中一些问题作了答复。

但是,我自己也有一些安理会在我们实行这项决议时必须面对的难题:国际社会要多长时间自欺欺人地认为某些徒劳无益的外交努力将把帕莱坚定的否定转化成肯定?接触小组可以让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拒绝提议的公正和光荣和平达多久?我们多长时间可以允许联合国部队——以其良好和神圣的人道主义宗旨和成就——也被用于保护和平敌人的战利品、并被用作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不被侵犯禁区负沉重代价的理由?我们要花多长时间在此会议厅开会并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要求给予其人民自决权有原则的雄辩呼吁被置若罔闻?最后,我必须问一问我的同事各安理会成员:我们将何时决定我们的真正目的?我们是在等待卡拉季茨、还是等待戈多特。还是在等待某种神奇的力量负起具有安全理事会才能履行的责任?

最后,让我尽量简单地表述这个问题。经过30个月的战争后,我们必须迫使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在他们可以容忍的解决办法和他们不能容忍的后果之间作出选择。这就是安理会现在所面临的考验、这就是我们必须一起负起的责任。

我现在恢复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能。

没有别的人报名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目前阶段对这个议程项目的审议。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处理此案。

下午5时15分散会。